

史志心琼崖

编者按

1995年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每年4月23日设立为“世界读书日”。自古以来,读书启迪认知,涵养品格,更能改写人生。古时海南先贤皆以读书修身立德,既筑牢立身之本,又传道授业,教化一方。如今,循着海南传世古籍的缕缕书香,我们仍能读到先辈的治学理念,感受他们深藏心底的故土情怀。

古卷深处读海南

乔红霞

琼州先贤读书藏书著书用书



明代崇祯刻本《大学衍义补》。海南大学图书馆馆藏

苏轼苏过父子 点亮海南 书香之光

乔红霞

海南书香,自北宋绍圣四年(1097年)苏东坡谪居海南以来,蔚然兴起。东坡先生在儋州时,行吟田间,咏歌自娱,曾遇一七旬老妪,问“人生何意”,老妪答曰“人生如梦”,并以东坡身世释意,东坡号其“春梦婆”,并以东坡身世释意,东坡号其“春梦婆”,并以东坡身世释意,东坡号其“春梦婆”。

如果说唐代贞观末年王义方在海南传播儒学,埋下了书香的种子,那么北宋苏轼谪居儋州,则是点亮了海南瑰丽的书香之光,使海南书香明清时期遥从海外,照耀中原。当然,这其中也有苏过之功。

东坡初到海南时,只带了陶渊明和柳宗元的集子,他发现“海南亦粗有藏书”,但是不足用,于是向岛外的朋友郑嘉会借书,朋友两次船载图书发送儋州,苏轼和苏过收到书后,围绕书堆,编排整齐,以备使用。他们食芋饮水,以读书、著书为乐。清晨,苏过有节奏韵味的读书声,惊醒了东坡先生,欣赏儿子读书,写“孺子卷书坐,诵诗如鼓琴”。苏过读书也抄书,刚抄过了《唐书》,又借来《前汉书》再抄,东坡夸苏过:“若了此二书,便是穷儿暴富也。”

东坡先生居儋三年,与黎子云、姜唐佐等人赋诗论文,带动了海南的读书之风。他一边教他们读儒家经典,一边自编讲义,完成了对《尚书》《易经》《论语》的注疏。黎子云家有藏书,东坡经常到访。苏东坡的学生琼山人姜唐佐,江阴人葛延之,以及儋州人王霄等,都听过他授课。东坡在姜唐佐的作业上批跋,赞美其文气雄伟磊落,倏忽变化,鼓励他参加科考,并题赠诗联:“沧海何曾断地脉,白袍端合破天荒。”此后,姜唐佐赴广州参加解试,考中举人,成为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位举人。苏辙后来续诗称赞他“适从琼管鱼龙窟,秀出羊城翰墨场”。

或许是受苏轼父子不吝于将书与人分享的影响,姜唐佐也曾借书给苏过,王霄也开办零春馆,教书亦藏书。

在海南写完了《书传》《易传》《论语说》三部书,苏东坡十分珍爱。元符三年(1100年)遇赦北归时,路上一直随身携带,未曾破损或丢失。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五月,苏东坡在常州病重,临终前他把这三部书稿托付给好友钱济明,让他仔细保存,叮嘱他暂时不要让别人知道,三十年后,一定会有知者。

明万历年间,焦竑汇集了苏轼和苏辙对儒家经书的注疏,编成《两苏经解》,其中包括东坡先生的《易传》《书传》,以及苏辙对苏轼《论语说》的拾遗,使东坡注疏的儒家经典,得以造福士林。崇祯年间,毛晋的汲古阁编刻《津逮秘书》丛书时,收录了苏轼编纂的《苏氏易传》九卷,“津逮”,即通过渡口到达理想彼岸之意。该版本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有收藏,2013年入选《第一批海南省珍贵古籍名录》。

南宋绍兴十四年(1144年)十一月李光被贬琼州,二十年(1150年)三月再移昌化军(治所在儋州),李光看到当时“人知教子,家习儒事,青衿之秀,日益增盛”的读书风气,便作《昌化军学记》感慨道:“昔苏公端明谪居此郡,有游学舍诗云‘摄衣造两塾,窥户无一人……’盖叹之也。今相去五六十年,文学彬彬,不异曩时。予以放逐至此时,得与士子相从文字间,肯定了苏东坡对历史上海南书香社会的巨大贡献。”

海南现存古籍2240部23807册,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,濡染过先贤手泽,见证着海南的历史文化变迁,较之我国古籍现存20万种,数量不多,却蕴含着浓郁的海南书香。

与品尝食物舌尖上的味道不同,书香则是读书人品读好书后的精神感受。漫步在海南省图书馆的古籍区,会闻到淡淡的清香,那是古籍库房里散发出的芸香草的气息。古籍里的海南先贤著书、藏书、读书、用书,传承着海南书香,演绎出海南历史文化中独特的书香雅韵。

丘濬《大学衍义补》 一部书带给琼州一座藏书楼

海南先贤十分重视读书,多读书、读好书,既给自己带来无穷乐趣,又可通过科举取士,走上报效国家的道路。姜唐佐、白玉蟾、丘濬、邢宥、海瑞、吴典、张岳崧等先贤的成长,皆有海南书香相伴。

白玉蟾(1134—1229)原名葛长庚,是海南走向全国首位有广泛影响的读书人,他天资聪颖,才思敏捷,勤于著述,援儒入道,以禅解丹,创立了道教南宗金丹派。白玉蟾又被誉为“神仙才子”,落笔满四方,《全宋词》《千家诗》等皆收录其作品。明代临高举人王佐任职江西时,在武夷山止庵,发现了《白玉蟾集》,便写诗与道人互换,将书带回海南。儋州市第一中学图书馆现藏有《海琼玉蟾先生文集》六卷续二卷,明刻本虽仅存第四卷一册,但已颇为珍贵。

海口市琼山区有条文庄路,以明代大学士丘濬的谥号命名。丘濬(1421—1495)一生读书自少至老,手不释卷,诗文满天下,著作有《朱子学的》《家礼仪节》《世正纲》《大学衍义补》《琼台诗文集》《成语考》等。

丘濬的《大学衍义补》一百六十卷,载有“治国平天下”之策共十二个主题,书中的许多观点有科学性和前瞻性,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成化二十三年(1487年),丘濬将《大学衍义补》呈给皇帝,孝宗阅后下令刻印发行,并将丘濬呈览的《大学衍义补》手稿本拨出一部,入藏丘濬家。于是,海南琼山为《大学衍义补》建起一座宝敕楼——明代享誉全国的藏书楼。

该书现存明刻本,为海南大学图书馆所藏,系新加坡华侨、丘濬后人丘程光捐赠,2013年入选《第一批海南省珍贵古籍名录》。

《大学衍义补》具有重要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价值,明代时便已流传日本、朝鲜等地,晚清时期曾国藩认为该书“萃六经诸史之精,该内圣外王之要”,经常阅读。



丘濬画像。

先贤反哺桑梓 藏书大家造福海南学子

自北宋至清末,海南公、私藏书屡屡见于方志记载。

公藏始自北宋庆历四年(1044年)奉诏建立琼州学宫时,郡守宋守之设立的御书阁;元代海南陵水人符元裔任琼州学正,也曾“水浮陆走二千里”,到内地购买经史诸书,纳入学宫收藏;明代成化五年(1469年)知府蔡浩建书楼,藏有《大明律》、四书五经大全等书籍;成化九年(1473年),丘濬为琼州学宫捐建“藏书石室”;正德初年,提学副使林廷玉捐赠《唐书》《宋史》两部。

丘濬作为大明王朝的布衣卿相,不但位极人臣,著述等身,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藏书家。他开岭南藏书风气,撰写了具备现代图书馆性质的文献《藏书石室记》。成化九年(1473年),丘濬返乡为母亲守丧期间,捐资在琼州学宫明伦堂后建立“藏书石室”,收藏图书,供学子读书利用,且做到使用时有规条名目,谨防图书流失。《藏书石室记》详细记述了自己少时为读书而借书、抄书之艰苦,讲述了自己生在海南,家贫力弱,不能求学于中原,只能以书为伴,以儒自奋,当时就萌生了有朝一日购买大量图书,供本乡有志于学的年轻人方便使用的想法。

鉴于海南气候潮湿,书室建筑全用石材,不用寸木。室内设木榻若干个,收藏图书。为了防止后人体会藏书不易,随便取走,导致图书资源浪费,丘濬特别撰写讲明读书、藏书的道理,即“一物不知,儒者所耻;一书不读,则一书之事缺焉”,读书可以博通今古,贯通天地,多读书,掌握其精髓,气质会因此而变化,心态会因此而开朗,德业也由此而崇高。丘濬还寄语后来者,通过读书成为贤君子,成就更远大、更美好的未来。

丘濬一生勤于著述,廉洁自持,平生薪俸保障生活之余,多用于购书。弘治八年(1495年),丘濬在京病逝,遗物中没有多余钱财,唯有图书数万卷。

自宋末至民国初年,海南官办、民办性质的书院有68所,皆为教书、藏书、读书之所。

琼台书院是海南办学时间最长、培养人才最多、社会影响最广的官办书院,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,由时任广东分巡琼崖兵备道道台焦映汉捐资兴建,当时建有奎星亭(乾隆年间改建为奎星楼),是书院藏书、山长授课的场所;光绪二十年(1894年),雷琼道道台杨文骏扩建琼台书院时,从江、浙、闽、粤购置经、史、子、集两万多卷,充实新建的藏书楼藏书。今琼台师范学院图书馆、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钤有“雷琼道杨 捐”之印的,便是时任雷琼道道台杨文骏捐赠图书。



琼台书院博物馆里的张岳崧画像。

苏泉书院,前身为东坡书院、粟泉书院,现址在海口市琼山区海府路苏公祠。清代同治九年(1870年),琼州知府冯端本重建书院,购买《十三经注疏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图书充实书院藏书。

光绪十五年(1889年),雷琼道道台、浙江人朱采重建苏公祠,创建海南第一楼,祭祀李德裕、李纲、赵鼎、胡铨、李光五公于楼上,并建五公精舍,设专课生,从宁波聘请名师郭晚香主讲,购买典籍八千多卷,供师生讲读使用。今琼台师范学院图书馆、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钤印“第一楼藏官书 不得携出院外”的古籍,当是苏泉书院旧藏。

除了官方添置的藏书和官员捐赠的典籍,民间个人尤其是藏书大家的公益行为,也有可圈可点之处。

譬如,明代丘濬的好友、贡生陈文徽建桐墩书院,自谓“以书明理道,以琴焚邪思”,因桐树是制琴的绝佳木材,于是在书院内藏书、植桐;正德年间,唐胄(1471—1539)的西洲书院(位于今海口市琼山区攀丹村)藏书丰富,母亲启发他将众多图书分出尊卑次第,读书要区分主次。唐胄便以儒家经典为第一,以老庄、诸子的诗词文集、信札、图志、法帖及唐胄和父亲的翰墨为第四,分南、北、东、西排列。唐胄的图书分类法,与我国古代的四部分类法大致相同。

清末民初,王国宪将自家藏书无偿向本土学子开放,蜚声岭南。

王国宪(1853—1938)是清末民初海南著名学者、藏书家、出版家、教育家,藏书近3万册,为当时海南最大规模藏书。

民间爱书敬字 “幸有六经藏鲁壁,休将书炬认秦坑”

古代科举制度下,读书与成名、入仕密切相关。有见识的官员,出于培养人才、教化百姓的目的,也会以捐廉、讲学、刻碑等方式劝学劝读。

建于北宋庆历四年(1044年)的琼州府学,置学田以供府学费用,使得琼州人开始好学,南宋淳熙九年(1182年),琼管主帅韩璧重修府学时,请朱熹写了《琼州学明伦堂记》和《琼州知乐亭记》,对学子们影响深远。

及至永乐九年(1411年),崖州学正王礼等在崖州学宫建了三个书斋——“时习”“日新”“育才”;成化年间广东副使涂棊劝学,将柳永的《劝学文》刻在石碑上,石刻现立于五公祠的碑廊下,劝喻百姓“养子必教,教则必严,严则必勤,勤则必成”,直言“学,则庶人之子为公卿;不学,则公卿之子为庶人”。另外,涂棊还命崖州知州徐琦修建学宫藏书、祭器两个库房。

在劝学官员的行列里,有一群以儋州知

州为主体、爱好东坡文化的官员,明代有陈荣选、曾邦泰,清代有戴燭、樊庶、王昌嗣、韩祐等,他们编刻整理东坡海南文献,捐廉俸修建东坡书院,以东坡精神教化百姓,移风易俗,深受百姓的爱戴。

清代定安探花张岳崧(1773—1842)是文学家、藏书家、书画家,集多项才干于一身。他见到先贤海瑞的手书真迹,肃然起敬,不仅题跋、再跋,而且摹写,爱不释手。他还两次为文昌邢宥家刊刻《邢宥集》作序、跋,叮嘱家人收集齐全,称黄佐的《广东通志》记录《涓丘集》十卷,可是看到的不及十分之一,刊刻时仅有两卷。因此,他对当时海南不见唐宋诸家李德裕、苏轼等人的著作,丘濬、海瑞的也不常见,叹息不已。

张岳崧序跋的《涓丘集》二卷,是清代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)琼州邢氏刻本,经革命家、藏书家詹行焯收藏题跋,现藏于文昌市图书馆收藏,2013年入选《第一批海南省珍贵古籍名录》。

有清一代,琼台书院掌教、教书、编书、刻书,是劝学倡学的主要力量。

吴典,乾隆己丑(1769年)进士,曾任武英殿分校、国史馆编修,1782年总校《四库全书》。为解决海南士子进京赶考的居住问题,他募集资金,在京修建琼州会馆;任琼台、雁峰书院山长期间,他购置古籍,刊刻《书绅录》,鼓励学子读书学习。

琼山人王时宇,曾主讲琼台书院二十余年,善于教学,学生众多,编纂《琼郡志》,编校《白玉蟾集》《苏文忠公海外集》《稗海摘要》《琼台诗话》等。其乾隆四十年(1775年)大学刻本《苏文忠公海外集》四卷,北京古籍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等地均有收藏。海南省内书韵清赏斋也收藏有该书,为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禅山光华堂刻本。

海南历史上倡导读书的先贤很多,还有唐代王义方,宋代刘汉、谭景先,元代范梈,明代赵谦、王佐、许子伟、郑廷爵、钟芳,清代云茂琦、朱采、潘存等等,不一而足。

在先贤的倡导下,海南书香,也浸入了百姓生活。据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,早在明代海南就有“端阳食会”,即农历五月一日至四日,轮流迎龙于会首家,聚会唱饮,会首家先作歌词,用手帕包好,悬龙座前,仅漏出韵脚一字,“俾会中人度韵凑歌,视中句、中字多寡,用钱、扇如数酬之”。

因崇尚读书,海南先贤以“笔”命名大山,如三亚有“落笔洞”,定安有“文笔峰”,儋州有“笔架山”。儋州还有许多清代敬字塔遗存,其中洋浦书井村的一座敬字塔,书联“幸有六经藏鲁壁,休将书炬认秦坑”。由此可见,爱惜图书、爱好读书、爱读好书的社会风气,明清以来已经在海南民间形成。

(作者系海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、东坡文献研究与保护领导小组副组长)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王国宪像。